



为未知的世界 做好准备

我们必须共同努力解决危机所暴露的问题

艾拉·达布拉-诺里斯、维托·加斯帕、卡尔帕纳·科赫哈

我们必须合作与协作；利用为救助饥民和病患而建立的机制和工具；创办并建立能够稳定或趋向稳定世界经济的工具。

——弗雷德·文森（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美国代表、后来成为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
第一委员会，1944年

如果创世时我在场，我就会为更良好的宇宙秩序提出一些有用的建议。

——阿方索十世，西班牙国王，1252—1284年

一旦 COVID-19 的疫情得到缓解，我们就会回想起曾经的那个世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然而，正在上演的这场危机为未来留下了深刻的教训。1944年7月，当各国代表齐聚布雷顿森林共同规划战后世界时，战争还远未结束。然而，回想起上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所错失的良机，他们便认识到，重点应该从结束战争转向建立新的基础。

尽管今天的全球经济面临着迥异的挑战，但是依然存在重要的相似之处。行动的紧迫性和速度与大规模调动资源的必要性同等重要。

研制和部署有效疫苗需要多长时间，疫情反扑的可能性如何，封锁将持续多久，最终会产生怎样的经济影响，这些都还是未知数。即便如此，仍可以确定 COVID-19 疫情结束之后国际秩序中的一些固定要点。

第一，必须开展国际合作，依靠在疾病原因与缓解措施等方面坚定的科学共识，采取有效的公共卫生对策。在这场大流行爆发之前，国际合作主要集中在以透明度、问责制和广泛参与为标志的公私卫生行动上。例如，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和疟疾基金、全球疫苗免疫联盟以及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各国政府反思此次出现了什么问题，尽力了解如何在现有举措的基础上为公共利益项目提供资金。这将有助于推动疫苗与诊断方法的研究和开发，以及对未来疾病爆发的诊断。

公共卫生对策要求全球共同关注流行病。新

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日益成为疾病传播的前线，其中许多国家严重缺乏应对当前卫生与经济冲击的能力。除非病毒在各地均得到了控制，否则不能排除爆发第三波疫情以及疫情进一步扩大的可能性。要求提供资金以减轻该流行病对较贫穷国家的经济影响的呼声正在受到重视。但同样重要的是，要注意确保今后疫苗和治疗药物在全球范围内能够快速生产和销售，并且是负担得起且能广泛获取的。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以重视国际合作和团结的方式制定和执行有关定价和生产的规则。

第二，大封锁将技术置于工作、消费、供应、互动和交付的最前沿。从预测和模拟疫情爆发到社区驱动的接触者追踪，技术正广泛用于应对这一流行病。视频会议、远程桌面和新的社交平台几乎在一夜之间开始为远程工作助力，这一趋势在解除封锁后可能还会持续下去。从远程医疗到在线教育，再到无现金转账和支持弱势群体的紧急援助，服务数字化一直是各国应对措施的核心。对非接触式支付的需求正在推动从现金支付向数字支付的转变，商业模式和供应链的数字化正在重塑商业和交付方式。技术可以在创造新的增长点、提高生产力、帮助工人和企业转型并适应新世界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在后 COVID-19 的数字世界中，确保在利用技术优势的同时不让任何人掉队是关键。网络连接是远程工作的必要条件，但美国有 2100 多万人无法接入先进的宽带互联网。全球约 60% 的人口仍然没有电脑或无法上网，其中大部分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妇女，而且上网的女性人数比男性少 2.5 亿。新兴技术有可能成为巨大的均衡器，但是如果缺乏合适的基础设施与恰当的治理，数字鸿沟也许还会加剧。如同在公共卫生领域一样，创新的公私伙伴关系有机会弥合这一鸿沟，并确保数字包容代表经济包容。

此外，急需调整和改革教育系统和劳动力培训，以减少在技术驱动的工作场所中出现的技能不匹配的现象。然而，并非所有工作都可以在家

完成。借用马丁·路德·金 (Martin Luther King) 的话，COVID-19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向我们表明，“所有劳动者都有尊严。”这场流行病还暴露出一个重要问题，即在这场战斗中至关重要的劳动者（比如那些在医疗保健、老年人护理、农业和杂货店工作的劳动者）与其不稳定的福利和工作保障之间存在脱节。需要解决这些工人以及无数其他在非正规经济中工作的劳动者严重缺乏社会保护的问题。

第三，大流行与气候灾害一样，严酷地提醒人们注意自然现象的相关性以及确保长期复原力的必要性。由于政府开始部署旨在启动经济复苏的一揽子财政刺激计划，气候行动和可持续性可以重新成为优先考虑事项。投资能够适应气候变化的基础设施并向低碳未来过渡，可以在短期内创造大量就业岗位、推动资本形成，同时提高经济和环境的适应能力。这些投资可能包括建设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和更具适应力的道路和结构，扩大电网容量，改造建筑物，以及开发和部署重工业脱碳技术。向低碳经济迈进既令人敬畏又势在必行，我们必须共同迎接这一挑战。

后 COVID-19 秩序将建立。但是，危机凸显出来的问题依然存在。贫困、严重的不平等、生物多样性减少、环境退化和清洁水匮乏等问题仍然有待解决。社会中长期存在的不平等现象也是如此。如何保护和帮助最脆弱的群体将是对我们人性的考验。

可能还有一线希望。我们看到了只有在战时才会出现的为实现公共目的而调动大规模资源的情况。不过当前这场战争针对的是一个共同的敌人。在全球封锁和疾病时期积累起来的团结可以成为宝贵的基础。FD

艾拉·达布拉-诺里斯 (ERA DABLA-NORRIS) 是 IMF 亚太事务部处长。

维托·加斯帕 (VITOR GASPAR) 是 IMF 财政事务部主任。

卡尔帕纳·科赫哈 (KALPANA KOCHHAR) 是 IMF 人力资源部主任。